

史記

七十五之八十一

列傳

漢書門			
五〇七	四一七	三二七	二三七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〇七	三〇七	二九	函
號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07	
冊數	32 (24)		
函號	279	12	

正史五号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卷之十五

五帝本紀第十五

史記卷之十五

黃帝者名大姓田氏父之文曰靖郭君

少子而齊宣王弗染也

又按戰國策齊宣王少子弗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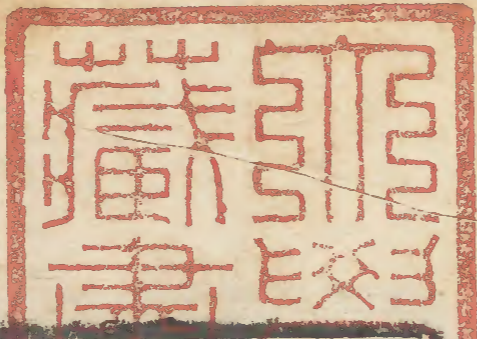
嬰自威王時任職州

成德成侯與田

邑不齊也

田邑

齊宣王



管子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管子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

故戰國策每稱嬰子份子高誘注云田份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太子時辨謂

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田嬰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嬰自威王特任職用事與成侯章連別事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

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

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

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且伐魏敗之

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魏太子申，宣王二十六年卒。至三十一年改爲宣王七年。

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盟而去。

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

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王卒。

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

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

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潛王卽

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四年薛于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昔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南。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

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

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俗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

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

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母。女害母也。

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何人戶邪。嬰

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何人戶邪。嬰

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天，則高其

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

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

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來孫，

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

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袒

裼。索隱曰：袒音豎，豎裼謂袒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

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道音佳。

李及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

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

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

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

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于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

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事實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樂舍立居業也。以故

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

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

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遺其親戚。孟嘗君嘗

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蘇代謂曰

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

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

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

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

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

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蘇代謂曰

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
年後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
說秦昭王曰子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
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

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接

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子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

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子孟嘗君患之

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

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

王

王

王

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

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

封傳今之夜半。至丞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秦昭王

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

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

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

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

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

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

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耻小丈夫

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

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

前君自言已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

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

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

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

謂薛公也以也。舊屬楚二國。共攻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

四百五十五

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
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
東國。以與齊。善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
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
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
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
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
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子孟嘗君相

順之曰魏
一事而俱
聞其也

齊其令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微記。姓。而畧其名。故云魏。
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
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
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
文。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
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
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
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

史記卷之第...
四百五十一

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王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

上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之。相呂禮者。

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

君。君不如此。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

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

又王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

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

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

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

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

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

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

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

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

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

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

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

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下在莒。

穰

重

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

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齊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

門也。詩云：居常與之。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

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君父封薛而謚曰孟嘗君。此

云謚非也。孟嘗君在薛之旁。正義曰：杜地

志云：孟嘗君墓在薛州滕縣五里。孟嘗君在齊襄王之持也。

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 音歡，復作廢。聞孟嘗君好

客，躡僑而見之。索隱曰：躡音脚，字 孟嘗君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子嘗君

置傳舍十，索隱曰：傳舍並當上 逐緣反。皮傳舍，幸舍及代，孟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其貧，猶有一

劍耳。又蒯緱，索隱曰：蒯草名，音蒯，曠之。蒯緱謂把劍之

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蒯緱纏之，故云

也。蒯緱彈其劍而謂曰：長劍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

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

曰：長劍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

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

而歌口。長劍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暮年，馮

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

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

後

以爲家下
云左石皆
惡之以爲
孟嘗君知
凡孟嘗君
下馬公有
若使人
其食人
伊之於
是爲驩不
後飲被此
則文善足
史記卷之七十五

馬遷誤以
左右惡之
為孟嘗君
不悅語意
宗然矣

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
使收債於薛者。傅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
長者。無他技能。伎亦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
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二千餘人。邑人不
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
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
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乃諸
收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
券書合之。齊為會曰。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

評林損作捐

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
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
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
損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
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
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
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
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考

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損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楚無用虛情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氏親告。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雖事與此手事相混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意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

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

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
彊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
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
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
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
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
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
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
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

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
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
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
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
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
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
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
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
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

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

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

趨，何也。又音趨。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

而不顧。索隱曰：過，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非好朝而惡

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

期，忘其中亡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曰：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

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

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疆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驩 如何承睫

薛縣徒存

子嘗君列傳第十五終

史記七十五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諸子曰趙惠文王弟

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

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正

義曰今貝州武城縣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壁者槃散行汲

索隱曰上壁音壁散音先寒反亦作珊音同。止義曰壁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

見大笑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

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

罷癢之病。索隱曰罷音皮癢音呂宮反罷癢皆疾言賸曲而背隆高也而君之後宮

史記卷之六十五 列傳十五 史記卷之六十六 列傳十六

臨而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之。徐廣

日待一作得

秦之圍邯鄲。

正義曰。趙惠文王三十九年。秦昭王二十五年。

趙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吾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後曰。遂用
四先生字
皆積弓於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索隱曰：鄭玄曰：穎，環也。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索隱曰：發一作廢，鄭玄云：若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

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

王弗知惡焉。正義曰。惡。鳥故反。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

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

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

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索隱曰。奉音

用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

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

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索隱曰。歃音所甲反。公等錄錄。索隱曰。王

邵云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

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

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

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索隱曰。九鼎大

呂國之寶器。○正義曰。大呂周廟大鐘。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

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

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

舍吏子李同。正義曰。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

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

以

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徐廣曰。河內城。卑有李城。正義曰。懷川。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

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真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不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曰。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

史記卷之八十一 五 亮

報德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也報德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曰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

此不同與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

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曰言至道乃絀

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侯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

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便不相亂抒意通指

其所謂使人與知為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

不勝者得其所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以

善○索隱曰此言豎扞者舒也繳音糾謂

激統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蹠躡擔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曰

之登○索隱曰蹠音脚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

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二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屬河東太陽縣

今之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

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徐廣曰後寡人使東甲

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

媾○索隱曰按媾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

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

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

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

此二統
此二統

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一作枚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今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

史記卷之六十三
趙世家
三十一
一

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土。土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力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

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玉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玉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

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索隱曰。按私謂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毋乎。正義曰。季康子從祖母文伯名。歌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正義曰。謂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

從毋言之。是為賢毋。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脊勿予。徐廣曰。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共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

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
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
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
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
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
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
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
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
兵木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

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

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義曰。前取

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

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

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

平原君。索隱曰。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

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光卧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

曰。王過。土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

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

史記卷之第七十六 蘇秦列傳第六 九十一 三十三 俊

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索隱曰。魏齊魏相。與應侯有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卿奔相印。乃與齊間行。歸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水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乃窮愁而著書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諱。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正義曰。藝文志云。凡五篇。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

存
在
原
本
牙
牙
牙
牙

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四十餘萬眾。邯鄲幾亡。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門。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

翩翩公子

天下奇器

笑姬從戮

義士增氣

兵解李回

盟定毛遂

虞卿躡蹻

受賞料事

乃困魏齊

柯林

史記卷之第七十六
著書見意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終 史記七十六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

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為信陵君。索隱曰地理志無信陵或曰是鄉邑

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

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

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

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

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

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木檣檣上作桔槔槔頭

史記卷之第七十七

史記卷之第七十七

零以新置其中謂之烽常賦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

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

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

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

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

言嬴索隱曰音盈又曹植音嬴瘦之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

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

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

揚慎曰敘
公禮侯
生文禮晉
副兵趙
事極有筆

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紫

衣冠自左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

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索隱曰俾音

丘計反鄙誕生俾音正未反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

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

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

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

徧贊賓客索隱曰徧音遍贊告也賓客皆驚酒酣公子

謂以侯生徧告賓客

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一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

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

王使將軍晉鄙索隱曰：魏將姓名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

告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

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

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

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

之困。今邯鄲日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

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

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

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

間語。索隱曰。間音閉。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

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

殺。如姬索之。二年。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

畜於心已得三年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

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

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

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
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
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嚙惜上音烏石反下音莊白反○索隱曰嚙惜謂
多詞句也○正義曰聲類云嚙大笑惜大呼宿
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
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
臣致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

史記卷之第... 四書世宗

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曰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
劉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
行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
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椎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
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
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
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呂忱
曰鞬
盛弩矢○索隱曰鞬音蘭謂以盛矢如
今之胡籠而短也○姓忱名作字林者
為公子先引趙

史記卷之第... 江文涼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

忠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辜過以負於魏。索隱曰。無功於趙。負音佩。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鄒為公子湯沐邑。索隱曰。鄒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索隱曰。徐按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

史記卷之第七十一 平原君傳 四十五 文庫

從此兩人游。其欲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
八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
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
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
游。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也。舉亦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
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
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
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

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
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
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
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又出此一哥。索隱曰。史失其名。往見
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
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
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
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
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

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

圖七。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

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
嚴允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
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

信陵下士

鄰國相傾

以公子故

不敢加兵

頗知朱亥

盡禮侯嬴

逐却晉鄙

終辭趙城

毛薛見重

萬古希聲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終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

索隱曰名橫考
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為辭使於秦。秦昭王使白

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擒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

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

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

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正義曰竟陵
屬江夏郡也楚頃襄王東徙

治於陳縣。正義曰今
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

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

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

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

其弊。索隱曰：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駑犬劉氏云：受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

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正義曰：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

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

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

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

索隱曰：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索隱曰：秦使盛橋守

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

甲，不信威。索隱曰：信音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

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

取酸棗燕虛蘇代曰：決桃。徐廣曰：燕八邢。徐廣曰：平阜宿胥之曰魏無虛頓丘。縣有桃城。有邢丘。○正

義曰：邢丘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

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

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索隱曰：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也。衍在河南與卷近。蓋牛首垣即長

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索隱曰：仁及平丘二縣名。謂以兵臨此

一縣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

也。地理志：平丘縣屬陳留。仁闕。黃濟陽嬰城。蘇代云

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正義曰：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

已未... 卷之第... 晉平五

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徐廣曰濮水北於鉅野入齊。索隱曰地名近濮。注

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正義曰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曰按單音丹單

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

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

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

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

涉水濡其尾。正義曰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此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也。此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古智氏見伐趙之

利。而不知榆次之禍。索隱曰智伯敗於榆次也。地理云榆次縣南。遇水側有臺。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下

隊之敗。索隱曰干隧。吳地名也。出萬安山西南。里大湖。即吳王夫差所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

於前。而易患於後也。索隱曰謂智伯及吳王沒伐趙及後。即榆次下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絕。用

也。既勝齊人。於艾陵。正義曰艾山在兗州博野。六十里也。還為越王擒

三者之浦。戰國策曰三浦。江之浦。王義曰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

岸立壇。殺白馬。祭于胥。助酒。盡乃開。智氏之信韓魏

深由三浦入。破吳王。以蘇敗于隧也。

浦亦奇惜無估出者

孔厚

三浦五渚
江賦所未
道五渚見
戰國策

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正義曰：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

智伯瑤於擊臺之下。徐廣曰：擊臺在榆次。今上妬楚之不毀也。而

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

宅而不涉。正義曰：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

也。詩云：趯趯兔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兔謂

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特遇犬得之。毛傳曰：兔，狡兔也。鄭玄曰：遇，犬之馴者。謂田犬也。索隱曰：趯，天歷

反。魯音。讒。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

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特不可失。臣恐

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

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索隱曰：重世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

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

割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索隱曰：摺，音拉。順音夷。首身分離，暴

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短束手

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

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

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

將惡出兵。正義曰：惡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

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

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

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索隱曰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

之西今鄧州之內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

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

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

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正義曰徐州西宋州東兗州南並故宋地齊人南面

攻楚泗上必舉正義曰此時徐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

而使獨攻索隱曰若秦楚構兵不休則魏盡故不齊取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

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

索隱曰校音教謂足以與秦為敵也云抄者報也言力能報秦齊南以泗水為境

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行

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

為帝有餘矣索隱曰言齊一年之後未嘗能為帝而能禁秦為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

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索隱

曰遲音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計失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

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

注入聲

鄭梁氏寒心許駭陵嬰城而上蔡乃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正義曰右壤

於齊索隱曰注謂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正義曰右壤

北王之地一經兩海索隱曰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

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

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

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

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

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

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

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

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

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

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

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

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

不知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太子元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正義曰。然四君封邑。檢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蓋號諡。而孟嘗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

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一縣。請封

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正義曰。墟。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

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攻破樊門。為昌門。以

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

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

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

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

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索隱

曰。年表云。八年取魯。封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

史記卷之五十八

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始。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正義曰：觀音熊，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而君用

之弱，只於英不然。先君時，吾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

秦踰氈隘之塞。正義曰：氈隘之塞，在申州。氈音旨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

两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日暮下，不能愛

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

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

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正義曰：濮滑州兼河北，置東郡。濮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

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

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

史記卷之第七十一
甲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鴆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无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軀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

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正義曰。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索隱曰。周

易有無妄卦。今君處毋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主。

正義曰：謂喜怒不節。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正義曰：謂吉凶忽為。春申君曰：

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錐名相國，實替

王也。今楚王病日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

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

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

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索隱曰：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策作君之舅，謂為王之舅意。

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

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

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

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豈之？李園

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

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

於棘門之內。正義曰：壽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

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正義曰：楚考烈王三年。於是遂

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

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索隱曰：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

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是歲也，秦始皇帝立

朝爵

九年矣。姦毒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

黃歇辯智

權畧秦楚

太子獲歸

身作宰輔

珠炫趙客

邑開吳土

烈丁寡胤

李園獻女

無妄成災

朱英徒語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終

史記七十八

史記卷七十八

列傳十八

十一

柯林

范雎孽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

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

也。姓須名賈。蓋秦官。此魏有中人。大夫蓋古官

子。密須氏之後。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

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辭口。索隱曰：襄

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

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

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

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索隱曰：摺音

葉

折其脅而又。雖佯死即卷以箒。索隱曰：箒謂草茨之薄也。用之以暴其屍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索隱曰：更音羨。溺即澀也。溺年昂反。故佯辱

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箒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

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箒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記

雖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

范進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卒。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

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

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

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

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鄉

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

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

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二亭與私約而去。王稽辭

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

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

客。索隱曰：內音納。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

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

謂君得無與諸侯客了俱來乎無益徒亂八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正義曰按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下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與社

穆上滅君欲何望靈公以易之得臣則安然不可以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豆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

下之具然早具也詩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

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晉王

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獸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

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華陽君羊戎宣太后之

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

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

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

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

索隱曰。平。第止七。有爵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

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

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留臣無為也。語曰。

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不足以當榘質。索隱曰。榘音

榘也。質。坐刃也。謂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百者之

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

薛綜曰。懸黎。楚有和朴。正義曰。懸音玄。劉此。四寶者。土

一曰美玉。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

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

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

何也。為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即上。良醫知病人之死

擅厚。謂擅權也。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

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

在

曰一作既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擬作。亡其言臣者賤

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

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

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於是范雎乃得見

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洋為不知求巷而入

其中。丁義曰：求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

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大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

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

又矢，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

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閔，誼生本作閔，音敏。

閔，猶昏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

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光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貌。蕭之貌。

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跪兩

膝被也。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

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

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

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

史記卷之六十九

有所畏而不敢言此句下三句之綱又曰死不足為臣患不足為臣憂漆身為厲不足以為臣耻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任不足以為臣耻且

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鄭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素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任。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

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義孟賁許慎曰或孟賁荆古音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孫子慶忌育之勇焉而死。義口漢書音育衛人力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北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素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素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也。膝行。蕭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徐廣曰一作蕭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實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光於上。假使臣得同行

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義孟賁許慎曰或孟賁荆古音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孫子慶忌育之勇焉而死。義口漢書音育衛人力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北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素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素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也。膝行。蕭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徐廣曰一作蕭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實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光於上。假使臣得同行

左

有所畏
未嘗窮
之患臣不
敢畏也
辱即為厲
為狂也臣
不敢畏也
應前非有
畏而不敬
言也字眼
極有開鍵

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王。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
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
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
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
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
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
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
以寡人愚先生。徐廣曰。音溷。○索隱曰。二字。而存先下

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
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
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
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
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
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
未久。無復甘泉之名。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為
磨石嶺。郊祀云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
也。按九夢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南帶涇渭。右隴蜀
門也在雍州。涇泉縣東北四十里。
左關阪。右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
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闔。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

史記卷之第七十九
陳一

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

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逐兔，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為

大謂馳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

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以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

門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

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

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

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

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

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

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

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索隱曰：謂

田文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

田盼，田嬰為盼子，嬰子也。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

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王不如遠

交而近，又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

陳二

陳二

陳二

陳二

陳二

陳二

陳二

陳二

陳二

陳二

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

拔懷

徐廣曰昭王二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

在客卿范雎復說昭王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韓右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有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攻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鞏之道不通。則宜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則宜下。則宜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正北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史記卷之第...

史記卷之第...

史記卷之第...

且欲發使於韓。池雖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講問說

曰。正義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

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

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

后擅行。不顧掾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

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

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

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廣曰

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

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

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

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尚諺曰。管州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故通

也。王義曰。淖齒射于股。擢王筋也。按射一公之

勝是說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丘。王義曰。沙丘臺也。州百日而餓死。今臣

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

亦淖菑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撥政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君專授政繼下故

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

秩以上至諸王左右非日之後孫王

也昭於是廢太斤唯為相仁之使歸

器珍 如年 六 為應侯 劉氏云

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為大

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曰括

地志云故應城占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

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

行故衣間步之正義曰劉云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

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

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

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

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

史記卷之...

九

索隱曰縹厚縹也音希蓋今之絕也。正義曰今之縹也。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

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

去留在張君。儒子豈有客言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儒子謂唯為小子。

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唯亦得謁。唯請為君見於張

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

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

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

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人通於相君。須

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須賈曰。鄉有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州牧

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因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眾。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

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

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

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

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

史記卷之九十一 蘇秦列傳第十一 十一

史記卷之第九十九
三原
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心適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

車一。曰晏駕。

應劭曰。天子當晨起。甲作如方崩殞。必駕車。晏駕。韋昭曰。此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

猶謂宮車當駕而托出。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曰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

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

史記卷之第... 卷之第...

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
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
其罪法論課殿最
歲盡遣吏上計
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

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

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范雎相秦二

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

行索隱曰劉氏以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

為在太行之西南高平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

西北曰十里俗謂之韓工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
紀于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

與高平相也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
讐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

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于

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

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

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

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干偽反以言富貴夫魏齊

者勝之友也在臣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

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史記卷之第... 卷之第... 余林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問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入慙。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二年。秦

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城在絳州。

並沃縣西北一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

十里。汾水之陽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久間音趙。趙以其故

而城。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

能服馬也。鄒氏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

頗音疋。波反。

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任鄭安平使將擊

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

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

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

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

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

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

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

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王義論

七能善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也

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

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為無良將而外多敵

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

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而從唐舉

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按左傳云國子實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

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執齊秉服皮曰秉權柄也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徐廣

史記卷之第七

曰易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易阜謂阜

如蝎虫也○肩有肩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偈其例

又雅顏感觸膝攀攀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索隱

若雅恬然也觸音烏曷反感觸謂鼻蹙眉膝攀謂膝又攀曲也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

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

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

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

貴四十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爾雅曰欵足者謂之馮郭璞曰馮曲脚○索隱曰釜

人者空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馮曲脚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

心蔡澤州中四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

侯益天下雄俊弘士也彼一見秦王秦

王以困君而為君之位應侯

之言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

之是惡能困我而奪

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

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

之乎對曰狀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

史記卷之第七

也。夫四時之一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大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得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徐廣曰一世世稱之世世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

粹。澤流千

徐廣曰一

本無此字世世稱之

世世與天地終始。

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

式拙

復謬曰。何

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各欺舊友。奪魏公子。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擒。將破敵讓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然為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

史記卷之第九十九
三言
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慘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大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慘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

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疆兵批患，所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豐雞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口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人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

曰：月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人羣鵠羣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糾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後
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
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索隱曰。二然。而
人勇者。
皆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
噉。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
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
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
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
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
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

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
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
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比坑馬
服。誅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
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
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
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湯劍死於
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
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

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
之上。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
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
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索隱
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
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
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
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
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長即今說
子
投以變為

投。或欲分功。珍固奕情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駟謂博
投。變也。○索隱曰言大博奕或欲大投。

復以故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
收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押押局也。此皆

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

諸侯。利施一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
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

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

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

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

則庶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

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言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

已
已
已

史記卷之第七十九
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誠。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

三王之事。九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眾。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書。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史記卷之第七十九
列傳十九
三十三
三十五
雖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謂說方少也及二人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疆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尤惡能激乎

索隱述贊曰

應侯始困

託載而西

說行計立

貴乎寵稽

倚秦市趙

卒報魏齊

網成辯智

范雎招携

勢利傾奪

一言成蹊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終

史記七十九

史記卷之第七十九

三十三

評子美詩
杜子美詩
俗悲此語
剛腸此語
通讀樂於
傳而弟江
後亦當
有亦此
紅者也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

曰今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系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

○正義山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

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

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

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

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

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

昭王使於燕。燕二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

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疆南攻楚。相唐

昧於重丘。索隱曰。林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上谷。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摧

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一

十五。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

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

齊。湣王曰。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

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

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

連楚魏。令趙閻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閻。進說之意。索隱曰。閻音田。濫反。字

與白。諸侯皆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

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

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

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

燕。燕昭王大說。親至齊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

國。索隱曰。地理志。昌縣名。屬齊郡。正義曰。號為昌國君。故昌城在濰州淄川縣東北。曰十三也。

於是燕昭王收齊國復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安平齊城
之不下者樂毅留而齊立載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
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
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
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
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
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
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

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尊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蓋

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
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比至河上正義曰滄

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

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
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
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以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
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
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

史記卷之第... 四...
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

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正義曰。杜預云。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

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一義曰濟水。上在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

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苦。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一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燕元英磨室一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

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歷也。○索隱曰燕前輪於齊

曰高誘云燕曾亂齊伐燕殺曾得鼎。今反歸燕故鼎。

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玉曰篁。謂燕之疆。及後

者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燕州薊丘。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自兗州

博城縣東元原自五伯已。亦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以爲慊於志。索隱曰志言志也。亦作嘒。政裂地。切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

幸無罪。心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

著於春秋。蚤知之。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

之。不怨。重恥。夷蒿粟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

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

及乎萌諫。皆可以救後。一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

始者。不必善終。昔任子貢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

鄂夫差非是也。賜之鴻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

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吝見主之不同量。

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

之上計也。雖毀辱之。可謗。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

所人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

日習既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今我知義。先三之風。雖身託外國。而心不救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繁其名。正義曰言不繁其名而

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

矣。索隱曰數言朔恐待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

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燕惠王書其殆。燕

知機。公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曰伊尹放太甲

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

為心者也。天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考必致其

主於盛隆。合其趣於亦。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十

斯持也。樂生之道。豈其局迹。當持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

下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持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

非者。非樂生之所。屑福燕而廢趙。又非樂主之所。求不

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之天討。齊以明燕三之義

於。選通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方此至德。全於

恢。大綱以縱。二城。以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苦入

頭。仇其上。釋千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

朝爵

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者昭之東海屬之華壤我澤
如春民應如阜道光宇官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
頸思戴燕上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
於死邑乃或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
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未欲
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麥殺傷之殘以
示四海之八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
虎食肉之惡燕齊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上之節廢
廉善之風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
霸三之事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
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三豈不知拔二城之速哉
顧城拔而業垂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平與變
何繇是觀之學生之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
不屠二城未可量也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
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閑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
毅卒於趙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

喜用其抑栗腹之計索隱曰栗腹名漢名栗始欲攻趙而問昌國

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戰四戰之敵故云四戰之國

上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擒栗腹

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

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夫燕工恨不早樂間樂間

既在趙乃遣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弔犯諫不念以

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

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

史記卷之八十一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

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一其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愛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殺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聞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

符數曰在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

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樂毅
史公之
後次第
樂毅
史公之
後次第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音古闔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二

呂國忠讜

入臣所無

運兵五國

濟西為楚

燕王將受

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

明君軼閭

聞乘繼將

勇規不渝

秦列傳第二十終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取晉陽。

索隱：晉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

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拜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五里。

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

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

人遺趙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

諸大臣謀。欲予秦。秦誠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

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

漢曰秦取
趙和氏璧
趙使繆賢
相如相
王問
所以知之
者對於是
否見問其
方略知其
可使而使
之當使人

史記八十一

古語曰
如秦之
不改如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比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求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乃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受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

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受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

史記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

王悉召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

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救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

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

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

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宋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輿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

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

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

相如

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

十餘君未嘗有堅一詞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人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

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

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三十八年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

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

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

西河之南。故不外按表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

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

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二十

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

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

史記卷之第八十一

史記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四百三十五

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善為秦聲。請秦盆瓦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

秦八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瓦音缶。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瓦。因

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瓦。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

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瓦。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瓦。秦之群臣曰。請以

趙十五城為秦三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

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

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

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

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

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

如每朝。持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

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

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

史記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四百三十五 見思

相乎。臣等不自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而露肉也。負荊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關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湘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

史記卷之第... 趙奢... 平原君... 殺奢... 趙奢以法治之... 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平原君怒... 將殺奢... 趙奢者... 趙之田部吏也... 收租稅... 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趙奢以法治之... 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平原君怒... 將殺奢... 趙奢者... 趙之田部吏也... 收租稅... 而平原君家不肯出... 趙奢以法治之... 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平原君怒... 將殺奢...

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
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
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
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
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
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
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

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
屬魏郡

任邯
鄲西

秦君鼓譟勒兵武安。室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

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二十里。

正義曰。國謂邯鄲。趙之都也。

而軍不行。乃增壘。闕

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

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

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

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

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

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謀令急救武安乃

出此令令垂戰須得謀策不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

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

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祭詩云許歷

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

遂口漢令完而不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之者勝正義曰

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

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至秦軍於關與即此

山也按括地志云言距秦軍在此山疑其大近洛州既

上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關與五十

里而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洛州二百里間而隔相州恐

是洛州關與聚城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

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

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

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

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而藺相如病篤使廉

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引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

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

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

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任子望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正曰：奉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

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不如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上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

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

趙趙使廉頗將擊人破燕軍於鄔殺栗腹遂圍燕燕割

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

也○徐廣曰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

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

號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

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然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

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拔之趙孝成王卒子

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

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

南十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

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

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

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

示尚可用趙使還報上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

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

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州壽

邯鄲四

李牧者趙之比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

縣在代地故今鴈門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

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

為大并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

處以幕帶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

射騎謹烽火多間謀索隱曰上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

奴民人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

誣入收保不攻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

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

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正義曰復請李牧牧杜門不

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

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

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

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管子曰能破敵檣將者賞百金索隱曰檣音古候悉勒習

也檣謂能射也

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

委之。索隱曰。委謂弄。之。然其殺畧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

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褫。襜

井反。襜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

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

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

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

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軛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軛名。漢

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

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秦城縣西南三十里。大破秦軍。走

秦將相齒。索隱曰。齒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

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秦

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

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閒。言李牧司

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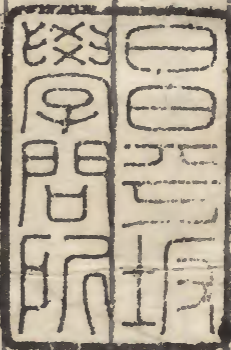
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

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

引壁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上或怯懦而不
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退而讓頗名重
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清飈凜凜

壯氣熊熊

各竭誠義

逆為雌雄

和壁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丁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終

史記八十一

文化英寶

